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單刊甲種之十一

西夏研究

第二輯

王靜如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北平

謹 致 謝 於

1.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本刊之印費由其資助;
2. 國立北平圖書館,
本刊所用之材料多由其所藏;
3. 其他供給西夏文書材料於本
刊作者之學術機關,學人及收
藏家。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白

引言

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當中惟一的便利便是整理西夏譯漢文或西藏的經籍。北平圖書館購入的西夏文佛經中有孔雀明王經是西藏夏譯本，在拙著第一輯中我已有考釋，關於漢籍的譯作則以佛經之金光明最勝王經比較完全並且有趣。所以在本輯和第三輯除有少數是討論關於西夏其他問題的文字外，大部分都是這部經的考釋。我覺得刖布這部經的考釋不僅在西夏文字語言方面是給一個重要的參考並且他將在佛經研究上也要佔一個相當的位置。我們已經知道金光明經在“大乘”中“方等部”是很重要的，可以說是從此經由印度北部傳到中國後就很受中國人的崇拜信仰，並且在西域亦是一樣流行着，如于闐，吐蕃，回鶻都有本國文字的譯本。西夏介于這三國和中國之間又當東西交通的孔道，那末這部經在西夏傳播上或者很是普遍當然會可能的；在敦煌寫經中所見這部經卷之多也可以幫助我們明瞭這種情形。因此西夏此經之譯本的獲得，在理論方面是很自然的事。不過素來治佛經的學者雖然也曾留意過于闐和回鶻的譯本的殘卷但還沒有知道或研究過西夏的譯本。我來作些考釋正是應

了這種急務，並且補上了大乘諸經盛行區的中國和西域中間貫通的連鎖。我很榮幸能夠得機會來研究他，並且得到他的幫助而推測出原始蜀本和他本字句差異的情形，更因此引起研究這部經在中國譯本以及他本身之演變的程序。以下我便要來敘述這兩個問題；但在未論之此經先，他的本身和主體應加以最簡單的說明確是極為須要的。因求便於行文起見，暫就經文綴集原句敘述如下。

“昔傳印度有王，名天自在光 (Sureśvarabhāsa) 常以正法化於人民，國中有長者名持水 (Jaṭindhara) 善解醫明，唯有一子名流水 (Jalavāhana) 端正聰慧，彼有二子名水滿 (Jalambara) 及水藏 (Jalagarbha)。時此國內，無量衆生，皆遇疾病，無有歡樂。流水起大悲心，趨詢其父，求得醫方秘法；以父衰老，乃自往城邑村落救諸病苦。衆生災疫自此始息。是時流水因遊行村邑，見空澤中諸種禽獸，豺狼狐獾鵲鷲之食肉者，皆悉奔飛一向而去。流水疑而隨之。見有大池野生 (Aḍavisambhavā) 其水將盡，有十千魚，爲日所曝，不久將死。欲覓水未得，乃折取樹枝爲作蔭涼。更求水源，見有大河水生 (Jalāgamā)，漁人於上流懸險之處決其水不令下過，爲取魚故。其所決處雖百千人亦難能斷。遂急至王所求象二十，任象負水，運瀉

註：(1) 此段所叙由金光明最勝王經長者子流水品擇集經句組成。

池中。復遣其子拾取家中可食之物盡散池內，更為誦讀宣說十二緣起相應呪。十千魚乃命過生三十三天而得長久，即是十千天王”。

²⁾“更傳有國，王名大車 (Mahārathā)。太子名曰摩訶波羅 (Mahābalā)，次子摩訶提婆 (Mahādeva)，幼子摩訶薩埵 (Mahāsattva)，薩埵最慧。一日三王子共遊林中，見有一虎產生七子纔經七日，諸子圍繞飢渴所逼身形羸瘦不久將死。第一王子作如是言，哀哉此虎，產未七日七子圍繞求食，飢渴所逼必還噉子。二王子言誰復為斯，自捨身命濟其飢苦。薩埵王子乃作是念，我今此身於百千生，虛棄爛壞曾無所益，云何今日而不能捨，以濟飢苦如捐洩唾。時諸王子共觀羸虎，徘徊久之俱捨而去。惟薩埵突興捨身之念，欲以大悲心，當為利他以身濟物。慮彼二兄，情懷怖懼，不果所祈。即便向白，我且於後。乃還入林復至虎所，去衣捨身以濟餓虎。因菩薩力，虎無能為。王子至是，更以乾竹刺頸出血，虎始食之。此時地震風激，水涌日闇。二王子見斯奇事，知為愛弟捨身相。復速至林乃生大愁苦，投身骨上欲同捐命。惟於此時皇后得夢，被割兩乳牙齒墮落，得三鴿鵒，鷹奪其一。更因地震，心大驚怖，急白大王，尋彼三子。二子俱獲，

註：(2) 此段所叙由捨身品綴集組成。

薩埵獨殉，遂受其遺身舍利，爲於供養置窣堵波”。

這兩個故事，雖似不相銜接，但論其實乃爲一事。如流水救魚和薩埵救虎只是師生二人所爲。他們便是釋迦牟尼和妙幢菩薩。這事在北印度當曾盛傳一時（如北涼高昌沙門釋法盛所譯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則專述此二故事，足証此傳說之盛），金光明經便是綴拾這個故事，再加以哲理之宣染，遂成爲三十一品的繁雜之重要經典了。

這部經整個的大意大概是說疑佛壽量的不當。他起首便敍說菩薩摩訶薩中有名曰妙幢 (Ruciraketu) 的，住在王舍城，他懷疑：佛既有不殺好施二因緣理應長命，何以短促僅有八十？此時四方四佛出現室中，爲說佛壽無量。是夜夢見金鼓，一人似婆羅門，以杵擊鼓，出大音聲。其聲演說，悔懺偈頌。大意如是：鼓音能滅除一切業障，並說出“金光”及“金光明”之威力。及旦妙幢即出城趨佛所向佛頌說。四佛亦在鷲峰，遣侍者演說此經，佛許之。有彼波羅門名法師授記 橋陳如 (Ācaryavyakaraṇa kauṇḍīnya) 預求舍利，有童子名一切衆生喜見 (Sarvasattvapriyadarśana, sitchavi-kumāra) 以偈答之。妙幢因問若無舍利及般涅槃，云何經中說有涅槃及流布舍利事？佛答以三種十法，說有涅槃，又應知十種希有如來之行。更告菩提

樹神善天女；過去有王名金龍主，常以蓮花喻讚於諸佛因夢金鼓曾發是願，以金光懺悔，永劫衆苦，並云“金龍”“金光”是我子，過去曾爲善知識，世世願生於我家，共授無上菩提記。佛告曰妙幢汝當知，國王金龍主，常發如是願，彼即是汝身，金龍及金光即今汝二子銀相(Rupyaketu)與銀光(Rupyaprabha)。後佛欲爲妙幢及其二子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時有十千天子最勝光明而爲上首，聽佛說法。佛乃告此妙幢當於金光明世界(Suvarṇaprabhāsītālakodhātu)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金寶山王如來(Suvarṇaratnākaracchatrakūṭa)繼之爲銀相成於淨幢世界(Virajadhvaja)號曰金幢光如來應正遍知(Suvarṇadhvaja-Kāñcanābha)更繼之爲銀光在同一世界成就，號曰金光明如來應正遍知(Suvarṇavaṇaśaṭraśmiprabhāsagarbha)並亦爲十千天子授記。授已，因告樹神善女天從勝妙善根因緣，勤苦修己，方得授記。樹神詢以十千天子何以授記，佛告以諸天子於妙天宮捨去欲樂，來聽是金光明經，既聞法已，心生殷重復得聞此三菩薩授記之事，因更說十千天子及妙幢等本願因緣，遂說上二故事。故事中所謂十千魚就是十千天王，長者子流水及其二子就是妙幢與其二子，所謂長者持水及薩埵王子就是釋迦牟尼本身，虎食所餘就是所謂“舍利”。佛說是已，妙幢菩薩及十力菩薩，菩提樹神，大辯才天

女等更無疑佛壽及預求舍利之事。因此金鼓說“金光明”乃有此懺悔，於是皆讚歎此金光明經之威力。佛更為“囑累”，此經遂終。據余所知，經中取叙，涯畧若此。

但經中除如上故事外，讀過此經的人一定還覺得經中所述事蹟哲理尚多，決不僅止此。的確，還有十事是不可忽畧的，他估經中的大半不過我很懷疑他。現在先把他撮要舉出。如虛空藏菩薩啟問“行”事（分別三身品）；佛放光息苦，為帝釋廣說懺悔，勸請隨喜，迴向四法，滅除四種重障事（滅業障品）；師子相無礙光焰菩薩問菩提心義事，佛以勝義諦答之，並說十呪（最淨地陀羅尼品）；佛為善住菩薩說住並持法（金勝陀尼品）；如意寶光耀天女問修行法事（依空滿願品）；四天王發宏願護此經事（四天王觀察人天品）；多聞天王說如意寶珠呪法（四天王獲國品）；為具壽舍利子說無染著呪事（無染著陀羅尼品）；佛，觀世音金剛，秘密主，梵天王，帝釋各說一呪，龍王說一呪，四天王說一呪（如意寶珠品）；大吉祥天女誦呪以求成就事（大吉祥天女品及大吉祥天女增長財物品）堅牢地神誦請召之呪事（堅牢地神品）僧慎爾耶藥叉大將誦明呪事（僧慎爾耶藥叉大將品）等，這些於金光明經可以算是極力宣揚，不過與妙幢菩薩事，都連不上。這一點使我疑心此等經文的本身或者原來就是不屬這部經上的；

尤其特別宣揚金光明經可以使人看到他是後加的。此已涉及本經演進問題，現在我要說明這方面的情形後，對於我這種意見總可以更加認識。

此經之在印度是如何進展和他的原始本如何情形已不可考；但在中國就譯經之遞程看來，到有可以尋找的痕跡。譯此經最早的當推曇無讖 (Dharmarakṣa) (北涼 罽賓人西紀 412—421)，此本共有四卷十九品。次爲真諦 (Paramārtha) 譯三身分，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陳西天竺人優禪尼國人 548—566)，三爲耶舍崛多 (Yaśogupta) (宇文周 犍陀羅人 561—577) 譯爲五卷成二十品，至隋 釋寶貴 合以上三人所譯成八卷二十二品更尋出銀主陀羅尼品及囑累品爲二十四品是爲合部金光明經。第四譯爲義淨 (唐 700—711) 之三十一品本，在此經中稱最完備，是爲金光明最勝王經也就是西夏譯本所採之譯本。此四種譯本現在所存在的，僅有曇無讖四卷本，釋寶貴八卷本和義淨之十卷本三種(真諦及耶舍崛多二氏所譯，雖原經已失，亦可由合部所錄知其大概)。但只此三種就已夠使由品數之增加，推知了他的演進之大概。現在我更用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所藏梵本(此本或近於曇無讖本)作一比較⁽³⁾，以觀其演進涯畧：

註：(3) 此表在南條文雄及泉芳環所刊之梵文金光明最勝王經英文“引言”曾有列舉，惟所論詳略殊不盡同請分別觀之。

西夏研究第二輯

梵本	曇無讖譯四卷本	釋寶貴合部八卷本	義淨譯十卷本
(1) Nīlān	(1) 序品	(1) 序品(曇無讖)	(1) 序品
(2) Tathāgatāyuh pramāṇanirdeśa	(2) 壽量品	(2) 壽量品(曇無讖)	(2) 如來壽量品
.....		(3) 三身分別品(真諦)	(3) 分別三身品
(3) Svapna	(3) 懺悔	(4) 懺悔品(曇無讖)	(4) 夢見金鼓懺悔品
(4) Deśanā			
.....		(5) 業障滅(真諦)	(5) 滅業障品
.....		(6) 陀羅尼最淨地(真諦)	(6) 最淨地陀羅尼品
(5) Kamalākara sarva-tathā- gatatastava	(4) 讚歎	(7) 讚歎(曇無讖)	(7) 蓮花喻讚品
.....			(8) 金勝陀羅尼品
(6) Śūnya	(5) 空	(8) 空(曇無讖)	(9) 重顯空性品
.....		(9) 依空滿願(真諦)	(10) 依空滿願品
(7) Catur-mahārāja	(6) 四天王	(10) 四天王(曇無讖)	(11) 四天王觀察人天 品
同	上	同	(12) 四天王護國品
.....			(11) 銀主陀尼(耶舍囉多)
.....			(13) 無染著陀羅尼品
.....			(14) 如意寶珠品
(8) Sarasvatī-devī	(7) 大辯天神	(12) 大辯天(曇無讖)	(15) 大辯才天女品
(9) Śrī-mahādevī	(8) 功德天	(13) 功德天(曇無讖)	(16) 大吉祥天女品
(10) Sarva-buddha-bodhi- dhisattva-saṃdhi- āraṇi	同 上	同 上	(17) 大吉祥天女僧長 財物品

梵 本	曇無讖譯四卷本	釋寶貴合部八卷本	義淨譯七卷本
(11)Dṛḍhāpṛthivī devatā	(9)堅牢地神	(14)堅牢地神(曇無讖)	(18)堅牢地神品
(12)Saṃjñeya mahā-yakṣa- senāpati	(10)散脂鬼神	(15)散脂鬼神(曇無讖)	(19)僧慎爾耶藥叉大 將品
(13)Devendra-sa maya	(11)正論	(15)正論(曇無讖)	(20)王法正論品
(14)Susāmbhava	(12)善集	(17)善集(曇無讖)	(21)善生王品
(15)Yakṣāśraya	(13)鬼神	(18)鬼神(曇無讖)	(22)諸天藥叉護持品
(16)Daśa-deva-pu- tra-sahasra- vyākaraṇa	(14)授記	(19)授記(曇無讖)	(23)授記品
(17)Vyādhi-praśa mana	(15)除病	(20)除病(曇無讖)	(24)除病品
(18)Jalavāhanas yamaśya- vaineya	(16)流水長者子	(21)流水長者子(曇無讖)	(25)長者子流水品
(19)Vyāghrī	(17)捨身	(22)捨身(曇無讖)	(26)捨身品
(20)Saryatathāga ta-stava	(18)讚佛	(23)讚佛(曇無讖)	(27)十方菩薩讚歎品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28)妙幢菩薩讚歎品
(21)品名未詳	同 上	同 上	(29)菩提樹神讚歎品
.....			(30)大辯方天女讚歎 品
(21)品名未詳.....	(19)囑累	(24)付囑(耶舍囉多)	(31)付囑品。

從上表看起來，我們知道從北涼至唐，品數的增加

且及十數，要突然自教義上看來，當然可以說是古昔譯經未備，後漸完善；但經我反復考察，覺得此經的最古原本較之曇本或更簡畧，以後的所謂完本不過加了一番增改罷了。我這樣說是根據一種理由，以下再說明。

自從曇無讖譯四卷後到真諦及耶舍翻多，中間相隔一百多年，再從釋寶貴合爲八卷到義淨的中間相隔亦有一百多年。可以把他分爲兩期前百餘年爲第一期，後百餘年爲第二期。

在未說第一期的演變以前應當先知道曇本的特色。

第一，他全部沒有呪。第二，原始本或者沒有囑累品（見釋彥琮合部金光明經序）。第三，現在存的原本與合部本文字上很有不同。我們現在比較曇本和寶貴所收後譯兩種本的不同

一. 品數的增加。共添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銀主陀羅尼等五品。

二. 呪的加入。可分兩項：

1. 增加之品，原有呪者（如陀羅尼最淨地，銀主陀羅尼全是增加的品）。

2. 原本無呪，後始增入（如大辯天，功德天品曇本無呪合部增入）。

在第二期品呪的增加，亦復如是：

一. 品數的增加。如金勝陀羅尼，如意寶珠，大辯才天女讚歎，四天王護國等四品。

二. 呪的增加：

1. 增加之品，原有呪者(如金勝陀羅尼，四天王護國，如意寶珠三品)。

2. 舊本無呪，此本增入(如堅牢地神，僧慎爾耶藥叉大將，長者子流水三品)。

這裏很可看出品呪兩方面量數的激增。他這樣的增加，原始爲的使經典本事擴大和此經威力更能得以表現，但他却也恰恰的露出破綻了。像他所增加的九品中至少有八品是我已經在上邊指出與妙幢故事毫無關係的(參看本文第五段)；就是大辯才女讚歎一品好像和經中有些關係，但是他顯然是模仿其他讚歎品摺上的，這很容易看出來。惟有這些經品是以後增加的，所以與經原始本事牽連不上，也惟有他這些經品所述本事不和較古經本故事有關係，且各不相關，更可証明他們是漸次增入的，這兩種表現可以說是互爲因果，互相闡明的。其次更有密呪的侵入也可以說是原始經典與後加品目性質分歧的一種表現。加呪的目的無非是要使此經變成所謂“方等密部”；使一部在當時盛行的不念呪的經典變成與密宗有關的經典。這可以說當時密教徒極求發展一種

努力，不過他增加品呪時未曾把經典本事連貫得宜，致使前後不接，且充分的表現了他們侵入的痕跡。就是雖然不惜把原經無呪的地方也盡量加呪，但他的漸進侵入恰如地層的添蓋，和中國古書衍偽的情形一樣，凡明眼人那能看不出來呢。所以密呪的進入，適可以說明品目增繁以及衍偽的原因。合以上所述，可以說此經衍增部分很多(品目參看本文第五段)。他的情形可以推知：

1. 原始本當較簡于曇本，盡爲妙幢菩薩事。
2. 以後由此事之擴張增進，乃有曇本十八品。
(救魚濟虎二故事，當由此期加入)。
3. 至此經盛行後，就爲密教所乘，遂有品目之增繁和呪語侵添，這便是真諦到義淨譯本所據，由十八品的“顯說”而變爲三十一品“密呪”了。

我不那樣像在千年前的大師們的指責曇本是“篇品闕漏”和“法典源散”而讚揚以後的諸本爲“寶珠既足，傳之永劫”；我到覺得曇本反是去古未遠，略存本來面目，而以後諸本，却正犯了畫蛇添足和繁而無當的大病了。

我對此經本身意見和中國譯經情形已如上述，那末我們更須要討論西夏譯此經和刊經是怎樣情況。

+

+

+

西夏刊經問題，我已經在河西字藏經彫版考（西夏研

究第一輯)裏面略有討論。他的刊經時代，已有相當的推測。現在我要指出西夏譯此經典終以中國藏經何本為藍本。在研究的路程上，我們必須先明瞭當時漢文所譯三藏是如何情形，有何版本。其中最主要當然要算蜀彫的官版了(簡稱蜀版)。其次有福州，思溪，磧砂等版，他們都是前後刊行的私版。同時在高麗國有所謂高麗初版，在契丹國亦有所謂契丹版。這在佛經彫版史上都有明顯的記載。現在先說蜀版。

佛祖統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勅張從信于益州彫大藏經。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西紀九八三年)版成。此版有最可注意之一事，就是版成後日本，高麗，契丹還有我們正討論之西夏國都來請求頒本。其次有兩件事也應當知道，就是他的編號千字文是依開元錄畧所出，成梵筴版形，每頁有五行十五字(或十四字)。蜀版情形大概如此；那末些私版怎麼樣呢？

所謂福州版應分兩種，一種是東禪寺所彫稱東禪寺本由西紀一〇八〇至一一〇四年二十四年刻成。一稱是開元寺本由一一一二年始，一一五二年成，經有四十年之努力。更至一一七二年進彫禪宗部，版式改六行十六字，這是一件可以注意的地方。思溪版為西紀一一三二年所彫，版式改為六行十七字。磧砂版為平江磧砂

延聖寺西紀一一三八年所彫，大略同思溪版。關於外國彫版有契丹版他和西夏譯經關係殊少，暫可置而不論。惟高麗兩次彫版，極有敘述的必要。

宋彫蜀本頒本所及，高麗首先仿刊，西紀一〇二〇年至一〇七〇年經六十年版成，後始遭兵燹毀于火，是爲初彫版。再彫版在一二三二年至一二三六年完成。此時根據的諸本如蜀版契丹本和他本國初彫本數種爲精密之勘對便成了現在朝鮮陝川郡海印寺所藏的麗版，也就是本書和西夏西藏金光明最勝王經所刊印的對照漢文本了。他的源流當是



本書之所以採高麗再彫版的惟一的原因，乃是感覺到西夏譯本很有些和他相近的緣故。但是我希望讀者注意這一點，就是西夏譯本決不是自麗本譯去的。我以下就討論西夏版本來決解這一點，並且要指出西夏譯本是別有根據的。

西夏譯本的年代，我在彫版考中曾說明是在元前的夏刊（西紀一一八七年）而高麗再彫版在元滅西夏後（西紀一二三二年）。那末就此一項來論，便是西夏本非譯自麗本之絕對反証了。

不過要看譯文本身却極和此本相近而和宋私版中如思溪等版（本書簡稱宋本，磧砂版同于思溪版且今已佚散，福州二種各未印全）相去較遠。在全經中（卷二缺）從文字校讐方面看出，同於麗本有三十八處同于宋本者僅二十處，舉之如下：

夏本與麗本同者：

- | | |
|----------------------|---------------|
| 1. 具壽摩訶那[摩]之摩字宋本缺， | 麗本存與夏本同——（卷一） |
| 2. 以大善巧化[導]世間，宋本無導字， | 同 上 |
| 3. 於大師教[悉]能敷演，宋本無悉字， | 同 上 |
| 4. 善現下宋本有天主， | 同 上——（卷三） |
| 5. 國[主]宋本作王字， | 麗本與夏本同 |
| 6. [分得]宋本作今， | 同 上——（卷四） |
| 7. [無礙]宋本作無量， | 同 上 |
| 8. [摩訶薩]宋本缺， | 同 上 |
| 9. [王]宋本缺此字， | 同 上——（卷五） |
| 10. 用前香[末]以和湯，宋本作秣， | 同 上——（卷七） |
| 11. 當於淨處著淨[衣]，宋本作依， | 同 上 |
| 12. 以孔雀羽作[幡]旗，宋本作 ， | 同 上 |
| 13. [咸]爲上首能調伏，宋本作或， | 同 上 |
| 14. 復以呪讚天女日，宋本加讚字， | 麗本無與夏本同 |
| 15. 端正樂[見]如滿月，宋本作觀， | 麗本與夏本同 |
| 16. 所有供養[貨]之取直，宋本作質， | 同 上——（卷八） |